

西遊記

後三十六至三十九回

八

449	1	分類名
三	甲	9
5		号

三十六回

心猿正處諸緣伏

磬被傷門見月明

圖書

却說孫行者按落雲頭對師父偈言菩薩借童子老君收
去寶貝之事三藏稱謝不已死心塌地辨虔誠捨命投西
攀鞍上馬豬八戒挑著行李沙和尚攏著馬頭孫行者執
了鐵棒剖開路徑下高山前進說不盡那水宿風餐披霜
冒露師徒們行罷多時前又一山阻路三藏在那馬上高
叫徒弟呵你看那里山勢崔巍須是要仔細提防恐又有
魔障侵身也行者道師父休得胡思亂想只要定性存神
自然無事三藏道徒弟呀西天怎麼這等難行我記得離

了長安城在路上春盡夏來秋殘冬至有四五箇年頭怎麼還不能得到行者聞言呵呵笑道早哩早哩還不曾出大門哩八戒道哥哥不要扯謊人間就有這般大門行者道兄弟我們還在堂屋裡轉哩沙僧笑道師兄少說大話嚇我那里就有這般大堂屋却也沒處買這般大過梁呵行者道兄弟若依老孫看時把這青天爲屋瓦日月作牕櫺四山五嶽爲梁柱大地猶如一厥廳八戒聽說道罷了罷了我們只當轉些時回去罷行者道不必亂談只管跟着老孫走路好大聖橫擔了鐵棒領定了唐僧剖開山路一直前進那師父在馬上遙觀好一座山景真箇是

山頂嵯峨摩斗柄樹稍彷彿接雲霄青煙堆裡時聞得谷口猿啼亂翠陰中每聽得松間鶴唳嘯風山魃立溪間戲弄樵夫成器狐狸坐崖畔驚張獵戶好中看那八面崔巍四圍嶮峻古怪喬松盤翠蓋枯推老樹掛籐蘿泉水飛流寒氣透人毛髮冷巔峰屹屹清風射眼夢魂驚時聽大虫哮吼每聞山鳥時鳴鹿鹿成羣穿荆棘往來跳躍獐狍結黨尋野食前後奔跑竚立草坡一望並無客旅行來深凹四邊俱有豺狼應非佛祖修行處盡是飛禽走獸場

那師父戰戰兢兢進此深山心中悽慘兜住馬叫聲悟空

呵我

自從益智登山盟王不留行送出城路上相逢三稜子
途中催趲馬兜鈴尋坡轉澗求荆芥邁嶺登山拜茯苓
防已一身如竹瀝茴香何日拜朝廷

孫大聖聞言呵呵冷笑道師父不必聖念少要心焦且自
放心前進還你箇功到自然成也師徒們翫着山景信步
行時早不覺紅輪西墜正是

十里長亭無客走九重天上現星辰八河船隻皆收港
七千州縣盡關門六宮五府國官空四海三江罷釣綸
兩座樓頭鐘鼓响一輪明月滿乾坤

數目可

歌名可

那長老在馬上遙觀只見那山四裡有樓臺疊疊殿閣重
重三藏道徒弟此時天色已晚幸得那壁廂有樓閣不遠
想必是庵觀寺院我們都到那里借宿一宵明日再行罷
行者道師父說得是不要忙等我且看好歹如何那大聖
跳在空中仔細觀看果然是座山門但見

八字磚牆泥紅粉兩邊門上釘金釘疊疊樓臺藏嶺畔
層層宮闕隱山中萬佛閣對如來殿朝陽樓應大雄門
七層塔屯雲宿霧三尊佛神現光榮文殊臺對伽藍舍
彌勒殿靠大慈廳看山樓外青光舞步虛閣上紫雲生
松關竹院依依綠方丈禪堂處處清雅雅幽幽供樂事

川川道道喜迴迴。衆禪處有禪僧講演樂房多樂器鳴。
妙高臺上曇花墜。說法壇前貝葉生。正是那林遮三寶
地。山擁梵王宮。半壁燈煙光炯炯。一行香靄霧朦朧。
孫大聖按下雲頭。報與三藏道。師父果然是一座寺院。却
好借宿。我們去來。這長老放開馬。一直前來。徑到了山門
之外。行者道。師父。這一座是甚麼寺。三藏道。我的馬蹄纔
然停住。脚尖還未出鏡。就問我是甚麼寺。好沒分曉。行者
道。你老人家自幼爲僧。須曾講過儒書。方纔去演經法。文
理皆通。然後受唐王的恩宥。門上有那般大字。如何不認
得。長老罵道。潑猢猻。說話無知。我纔面西催馬。被那太陽

影射。奈何門雖有字。又被塵垢朦朧。所以未曾看見。行者
聞言。把腰兒躬一躬。長了二丈餘高。用手展去灰塵。道。師
父請看。上有五箇大字。乃是勅賜寶林寺。行者收了法身。
道。師父。這寺裡誰進去借宿。三藏道。我進去。你們的嘴臉
醜露。言語粗疎。性剛氣傲。倘或衝撞了本處僧人。不容借
宿。反爲不美。行者道。既如此。請師父進去。不必多言。那長
老却丟了錫杖。解下斗蓬。整衣合掌。徑入山門。只見兩邊
紅漆欄杆。裡面高坐著一對金剛。粧塑的威儀惡醜。
一箇鐵面銅鬚。似活容。一箇燥眉圓眼。若玲瓏。左邊的
拳頭骨突。如生鐵。右邊的手掌。峻嶒。賽赤銅。金甲連環。

光燦爛明盛繡帶映飄風西方真箇多供佛石鼎中間
香火紅

三藏見了點頭長歎道我那東土若有人也將泥胎塑這
等大菩薩燒香供養呵我弟子也不去西天去矣正嘆息
處又到了二層山門之內見有四大天王之相乃是持國
多聞增長廣目按東北西南風調雨順之意進了二層門
裡又見有喬松四樹一樹樹翠蓋蓬蓬却如傘狀忽擡頭
乃是大雄寶殿那長老合掌皈依舒身下拜拜罷起來轉
過佛臺到于後門之下又見有倒座觀音普度南海之相
那壁上都是良工巧匠裝塑的那魚鰕魚蟹鰲出頭露尾

跳海水波潮耍子長老又點頭三五度感嘆萬千聲道可
憐呵鱗甲衆生都拜佛爲人何不肯修行正讚嘆間又見
三門裡走出一箇道人那道人忽見三藏象貌稀奇丰姿
非俗急趨步上前施禮道師父那里來的三藏道弟子是
東土大唐駕下差來上西天拜佛求經的今到寶方天色
將晚告借一宿那道人道師父莫怪我做不得主我是這
里掃地撞鐘打勤勞的道人裡面還有箇管家的老師父
哩待我進去稟他一聲他若留你我就出來奉請若不留
你我却不敢羈遲三藏道累給你了那道人急到方丈報
道老爺外而有箇人來了那僧官卽起身換了衣服按一

按毘盧帽披上袈裟急開門迎接問道人那里人來道人
用手指定道那正殿後邊不是一箇人那三藏光著一箇
頭穿一領二十五條達摩衣足下登一雙拖泥帶水的達
公鞋斜倚在那後門首僧官見了大怒道道人少打你豈
不知我是僧官但只有城上來的士夫降香我方出來迎
接這等箇和尚你怎麼多虛少實報我接他看他那嘴臉
不是箇誠實的多是雲遊方上僧今日天晚想是要來借
宿我們方丈中豈容他打攪教他往前廊下蹲罷了報我
怎麼抽身轉去長老聞言滿眼垂淚道可憐可憐這纔是
人離鄉賤我弟子從小兒出家做了和尚又不曾

看眼

拜識吃齋生歹意看經懷怒壞禪心又不曾去瓦拋磚
傷佛殿阿陀臉上剝真金

噫可憐阿不知是那世裡觸傷天地教我今生常遇不良
人和尚你不留我們宿便罷了怎麼又說這等應應話教
我們在前廊下去蹲此話不與行者說還好若說了那猴
子進來一頓鐵棒把孤拐都打斷你的長老道也罷也罷
常言道入將禮樂爲先我且進去問他一聲看意下如何
那師父踏腳跡跟他進方丈門裡只見那僧官脫了衣服
氣喘喘的坐在那里不知是念經又不知是與人家寫法
事見那桌案上有些紙劄堆積唐僧不敢深入就立于天

井裡躬身高叫道。老院主弟子問訊了。那和尚就有些不耐煩。他進裡邊來的意思。半答不答的。還了箇禮道。你是那里來的。三藏道。弟子乃東土大唐駕下差來。上西天拜活佛求經的。經過寶方。天晚求借一宿。明日不犯天光就行了。萬望老院主方便。方便。那僧官纔欠起身來道。你是那唐三藏麼。三藏道。不敢。弟子便是。僧官道。你既往西天取經。怎麼路也不會走。三藏道。弟子更不曾走貴處的路。他道。正西去。只有四五里遠近。有一座三十里店。店上有賣飯人家。方便好宿。我這裡不便。不好留你們遠來的僧。三藏合掌道。院主。古人有云。庵觀寺院。都是我方土人的。

錦驛見山門。就有三升米分。你怎麼不留我。却是你情。僧官怒聲叫道。你這遊方的和尚。便是有些油嘴油舌的說話。三藏道。何為油嘴油舌。僧官道。古人云。老虎進了城。家家都閉門。雖然不咬人。目前壞了名。三藏道。怎麼目前壞了名。他道。向年有幾衆行腳僧來。于山門口坐下。是我見他寒薄。一箇箇衣破鞋無。光頭赤脚。我嘆他那般襤褸。卽忙請入方丈。延之上坐。款待了齋飯。又將故衣各借一件。與他。就留他住了幾日。怎知他貪圖自在衣食。更不思量起身。就住了七八箇年頭。住便也罷。又幹出許多不公的事來。三藏道。有甚麼不公的事。僧官道。你聽說。

閑時沿牆拋瓦。悶來壁上扳釘。冷天向火折牕櫺。夏月拖門攔徑。旛布扯爲腳帶。牙香偷換蔓菁。常將琉璃把油傾。奪碗奪鍋賭勝。

三藏聽言。心中暗道。可憐呵。我弟子可是那等樣沒脊骨的和尚。欲待要哭。又恐那寺裡的老和尚笑他。但暗暗批衣揩淚。忍氣吞聲。急走出去。見了三箇徒弟。那行者見師父面上含怒。向前問師父。寺裡和尚打你來。唐僧道。不曾打。八戒說。一定打來。不是怎麼。還有些哭包聲。那行者道。罵你來。唐僧道。也不曾罵。行者道。既不曾打。又不曾罵。你這般苦惱。怎麼。好道是思鄉哩。唐僧道。徒弟他這里不方。

便行者笑道。這裡想是道士。唐僧怒道。觀裡纔有道士。寺裡只是和尚。行者道。你不濟事。但是和尚。卽與我們一般。常言道。旣在佛會下。都是有緣人。你且坐。等我進去看看。好行者。按一按頂上金箍。束一束腰間裙子。執著鐵棒。徑到大雄寶殿。上指著那三尊佛相道。你本是泥塑金粧。假像。肉裡豈無感應。我老孫保領大唐聖僧。往西天拜佛。求取真經。今晚特來此處投宿。趁早與我報名。假若不留我。等就一頓棍打碎金身。教你還現本相泥土。這大聖正在前邊發狠。搗又子亂說。只見一箇燒晚香的道人。點了幾枝香來。佛前爐裡揀。被行者咄的一聲。謊了一跌。爬起來。

看見臉又是一跌嚇得滾滾踣踣跑入方丈裡報道老爺外面有箇和尚來了那僧官道你這夥道人都少打一行說教他往前廊下去躡又報甚麼再說打二十道人說老爺這箇和尚比那箇和尚不同生得惡操沒脊骨僧官道怎的模樣道人道是箇圓眼睛查耳躲滿面毛雷公嘴手執一根棍子咬牙恨恨的要尋人打哩僧官道等我出去看他卽開門只見行者撞進來了真箇生得醜陋七高八低孤拐臉兩隻黃眼睛一箇磕額頭獠牙往外生就像屬螃蟹的肉在裡面骨在外面那老和尚慌得把方丈門關了行者赶上撲的打破門扇道趕早將乾淨房子打掃一

眼

千間老孫睡覺僧官躲在房裡對道人說怪他生得醜麼原來是說大話折作的這般嘴臉我這裡連方丈佛殿鐘鼓樓兩廊共總也不尚三百間他却要一千間睡覺却打那里來道人說師父我也是嚇破膽的人了憑你怎麼答應他罷那僧官戰索索的高叫道那借宿的長老我這小荒山不方便不敢奉留往別處去宿罷行者將棍子變得盆來粗細直壁壁的豎在天井裡道和尚不方便你就搬出去僧官道我們從小兒住的寺師公傳與師父師父傳與我輩我輩要遠繼兒孫他不知是那里勾當冒冒實實的教我們搬哩道人說老爺十分不慙慙搬出去也罷扛

子打進門來了。僧官道：你莫胡說。我們老少衆大四五百名和尚，往那里搬搬出去，却也沒處住。行者聽見道和尚沒處搬，便著一箇出來打樣棍。老和尚叫道：人你出去與我打箇樣棍來。那道人慌了道：爺爺呀，那等箇大杠子，教我去打樣棍。老和尚道：養軍千日，用軍一朝，你怎麼不去。道人說：那杠子莫說打來，若倒下來，壓也壓箇肉泥。老和尚道：也莫要說壓，只道墜在天井裡，夜晚間走路不記得呵！一頭也撞箇大窟窿。道人說：師父，你曉得這般重，却教我出去打甚麼樣棍。他自家裡面轉鬧起來。行者聽見道：是也，禁不得假若就一棍打殺一箇，我師父又怪我行。

且等我另尋一箇甚麼打與你看看。忽擡頭只見方丈門外有一箇石獅子，却就舉起棍來，乒乒一下，打得粉亂麻碎。那和尚在牆眼兒裡看見，就嚇得骨軟筋麻，慌忙往牀下拱。道人就往鍋門裡鑽，心中不住叫爺爺，棍重棍重，禁不得，方便方便。行者道：和尚，我不打你，我問你這寺裡有多少和尚？僧官戰索索的道：前後是二百八十五房頭，共有五百箇有度牒的和尚。行者道：你快去把那五百箇和尚都點得齊齊整整，穿了長衣服出去，把我那唐朝的師父接進來，就不打你了。僧官道：爺爺，若是不打，便擡也擡進來。行者道：趁早去。僧官叫道：人，你莫說嚇破了胆。

就是嚇破了心。便也去與我叫這些人來。接唐僧老爺爺來。那道人沒奈何。捨了性命。不敢撞門。從後邊狗洞裡鑽將出去。徑到正殿上。東邊打鼓。西邊撞鐘。鐘鼓一齊响處。驚動了兩廊大小僧衆。上殿問道。這早還不晚哩。撞鐘打鼓做甚。道人說。快換衣服。隨老師父排班。出山門外迎接。唐朝來的老爺。那衆和尚真箇齊齊整整。擺排出門迎接。有的披了袈裟。有的著了偏衫。無的穿著箇一口鐘直裰。十分窮的。沒有長衣服。就把腰裙接起兩條。披在身上。行者看見道。和尚。你穿的是甚麼衣服。和尚見他惡醜。道。爺爺不要打。等我說。這是我們城中化的布。此間沒有裁縫。

是自家做的箇一裘窮。行者聞言暗笑。押著衆僧出山門下跪下。那僧官磕頭高叫道。唐老爺請方丈裡坐。八戒看見道。師父老大不濟事。你進去時淚汪汪。嘴上掛得油瓶。師兄怎麼就有此獐智。教他們磕頭來接。三藏道。你這箇猊子。好不曉禮。常言道。鬼也怕惡人哩。唐僧見他們磕頭禮拜。甚是不過意。上前叫列位請起。衆僧叩頭道。老爺若和你徒弟說聲方便。不動扛子。就跪一箇月也罷。唐僧叫悟空。莫要打他。行者道。不曾打。若打。這會已打斷了根矣。那些和尚。却纔起身。牽馬的牽馬。挑担的挑担。擡著唐僧。馱著八戒。挽著沙僧。一齊都進山門裡去。却到後面方丈。

中依叙坐下。衆僧却又禮拜。三藏道：「院主請起，再不必行禮作踐貧僧。我和你都是佛門弟子。僧官道：『老爺是上國欽差，小和尚有失迎接。』今到荒山，奈何俗眼不識尊儀？與老爺邂逅相逢，動問老爺一路上是吃素，是吃葷？我們好去辦飯。」三藏道：「吃素。」僧官道：「徒弟這箇爺爺好的吃葷，行者道：『我們也吃素，都是胎裡素。』那和尚道：『爺爺呀，這等克漢也吃素。』有一箇胆量大的和尚，近前又問：『老爺既然吃素，煮多少米的飯？』方勾吃。」八戒道：「小家子和尚問甚麼？」一家煮上一石米。那和尚都慌了，便去刷洗鍋灶，各房中安排茶飯。高掌明燈，調開桌椅，管待唐僧師徒們都吃罷了。

晚齋，衆僧收拾了家火。三藏稱謝道：「老院主，打攪寶山了。」僧官道：「不敢，不敢，怠慢怠慢。」三藏道：「我師徒却在那里安歇？」僧官道：「老爺不要忙，小和尚自有區處。」叫道：「人那壁廂有幾箇人聽使令的。」道人說：「師父有僧官分付道：『你們著兩箇去安排草料與唐老爺喂馬。』」著幾箇去前面把那三間禪堂，打掃乾淨，鋪設床帳，快請老爺安歇。那些道人聽命，各各整頓齊備。却來請唐老爺安寢。他師徒們牽馬挑担，出方丈，徑至禪堂門首看處，只見那裡面燈火光明，兩稍間鋪著四張簾替牀。行者見了，即喚辦草料的道人，將草料擡來，放在禪堂裡面，拴下白馬，教道人都出去。三藏

坐在中間燈下。兩班兒立五百箇和尚。都伺候著。不敢側離。三藏欠身道。列位請回。貧僧好自在安寢也。衆僧決不敢退。僧官上前分付大衆。伏侍老爺安置了。再回三藏道。此就是安置了。都就請回。衆人却纔敢散去訖。唐僧舉步出門小解。只見明月當天。叫徒弟行者八戒沙僧。都出來侍立。因感這月清光皎潔。玉宇深沉。真是一輪高照。大地分對月懷歸。口占一首古風長篇詩云。

皓魄當空寶鏡懸。山河搖影十分全。瓊樓玉宇清光滿。冰鑑銀盤爽氣旋。萬里此時同皎潔。一年今夜最明鮮。渾如霜餅離滄海。却似冰輪掛碧天。別館寒牕孤客悶。

山村野店老翁眠。乍臨漢苑驚秋鬢。纔到秦樓促晚奩。庾亮有詩傳晉史。袁宏不寐泛江船。光浮盃面寒無力。清映庭中健有仙。處處牕軒吟白雪。家家院宇弄冰絃。今宵靜翫來山寺。何日相同返故園。

行者聞言。近前答曰。師父呵。你只知月色光華。心懷故里。更不知月家之意。乃先天法象之規繩也。月至三日。陽魂之金散盡。陰魄之水盈輪。故純黑而無光。乃曰晦。此時與日相交。在晦朔兩日之間。感陽光而有孕。至初三日。一陽現。初八日。二陽生。魄中魂半。其平如繩。故曰上弦。至今十五日。三陽備足。是以團圓。故曰望。至十六日。一陰生。二十

二十二陰生。此時魂中魄半。其平如繩。故曰下弦。至三十日。三陰備足。亦當晦。此乃先天採煉之意。我等若能溫養二八九成功。那時節見佛容易。返故田亦易也。

前弦之後。後弦前。藥味平平。氣象全。採得歸來。爐中煉。志心功果。卽西天。

那長老聽說。一時解悟。明徹真言。滿心歡喜。稱謝了悟空。沙僧在傍。笑道。師兄。此言雖當。只說的是弦前屬陽。弦後屬陰。陰中陽半。得水之金。更不道。

水火相攪。各有緣。全憑土母配。如然。三家同會。無爭競。水在長江。月在天。

那長老聞得。亦開茅塞。正是理明一竅通。千竅說破。無生。卽是仙。八戒上前扯住長老道。師父莫聽亂講。悞了睡覺。這月呵。

缺之不久。又團圓。似我生來不十全。吃飯嫌我肚子大。弄碗又說有黏涎。他都伶俐修來福。我自痴愚積下緣。我說你取經還滿三塗業。擺尾搖頭直上天。

三藏道也罷。徒弟們走路辛苦。先去睡下。等我把這卷經來念一念。行者道。師父差了。你自勿出家。做了和尚。小時的經文。那本不熟。却又領了唐王旨意。上西天見佛求取大乘真典。如今功未完成。佛未得見。經未曾取。你念的是。

那卷經兒三藏道我自出長安朝朝趺跏日日奔波小時
的經文恐怕生了幸今夜得閑等我溫習溫習行者道既
這等說我們先去睡也他三人各往一張簾牀上睡下長
老掩上禪堂門高剔銀缸鋪開經本默默看念正是那
樓頭初鼓人煙靜
野浦漁舟火滅時
畢竟不知那長老怎麼樣離寺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說月處大須著眼○行者沙僧之語人易知道最妙
是八戒二語人容易忽略特拈出之八戒之語曰他
都伶俐修來福我自愚痴積下緣直說因果乃大乘

之言非玄門小小修煉已也著眼著眼

第三十七回

鬼王夜謁唐三藏

悟空神化引嬰兒

却說三藏坐于寶林寺禪堂中燈下念一會梁皇水懺看

一會孔雀真經直坐到三更時候却纔把經本包在囊裡

正欲起身去睡只聽得門外撲刺刺一聲响亮浙零零刮

陣怪風那長老恐吹滅了燈荒忙將褊衫袖子遮住又見

那燈或明或暗便覺有些心驚胆戰此時又困倦上來伏

在經案上盹睡雖是合眼朦朧却還心中明白耳內嚶嚶

聽著那牕外陰風颼颼好風

真箇那浙浙瀟瀟飄飄蕩蕩浙浙瀟瀟飛落葉飄飄蕩

蕩捲浮雲滿天星斗皆昏昧。遍地塵沙盡洒紛。一陣家
猛。一陣家純。純時松竹敲清韻。猛處江湖波浪渾。刮得
那山鳥難棲聲。哽哽海魚不定跳。噴噴東西館閣門。聰
脫前後房廊神鬼瞋。佛殿花瓶吹墮地。瑠璃搖落慧燈
昏。香爐欹倒香灰迸。燭架歪斜燭焰橫。幢幡寶蓋都搖
折。鐘鼓樓臺撼動根。

那長老昏夢中聽著風聲。一時過處。又聞得禪堂外隱隱
的。叫一聲師父。忽擡頭夢中觀看。門外站著一條漢子。渾
身上下水淋淋的眼中垂淚。口裡不住叫師父師父。三藏
欠身道。你莫是魍魎妖魅。神怪邪魔。至夜深時來此戲我。

我却不是那貪慾貪嗔之類。我本是箇光明正人之僧。奉
東土大唐旨意。上西天拜佛求經者。我手下有三箇徒弟。
都是降龍伏虎之英豪。掃怪除魔之壯士。他若見了你碎
屍粉骨。化作微塵。此是我大慈悲之意。方便之心。你趁早
兒潛身遠遁。莫上我的禪門來。那人倚定禪堂道。師父。我
不是妖魔鬼怪。亦不是魍魎邪神。三藏道。你既不是此類。
却深夜來此何爲。那人道。師父。你慧眼看我一看。長老果
仔細定睛看處呀。只見他。

頭戴一頂冲天冠。腰束一條碧玉帶。身穿一領飛龍舞
鳳縠黃袍。足踏一雙雲頭繡口無憂履。手執一柄列斗

羅星白玉珪面如東嶽長生帝形似文昌開化君

三藏見了大驚失色急躬身厲聲高叫道是那一朝陛下請坐用手忙攙撲了箇空虛回身坐定再看處還是那箇人長老便問陛下你是那里皇帝何那帝王想必是國土不寧讒臣欺虐半夜逃生至此有何話說說與我聽這人纔淚滴腮邊談舊事愁攢眉上訴前因道師父阿我家住在正西離此只有四十里遠近那廂有座城池便是興基之處三藏道叫做甚麼地名那人道不瞞師父說便是朕當時創立家邦改號烏鷄國三藏道陛下這等驚慌却因甚事至此那人道師父呵我這里五年前天年乾旱草子

不生民皆饑死甚是傷情三藏聞言點頭笑道陛下呵古人云國正天心順想必是你不慈恤萬民既遭荒歉怎麼就躲離城廓且去開了倉庫賑濟黎民悔過前非重興今再放赦了那枉法冤人自然天心和合雨順風調那人道我國中倉廩空虛錢糧盡絕文武兩班停俸祿寡人饑食亦無憚倣效禹王治水與萬民同受其苦沐浴齋戒晝夜焚香祈禱如此三年只乾得河枯井涸正都在危急之處忽然鍾南山來了一箇全真能呼風喚雨點石成金先見我文武多官後來見朕當即請他登壇祈雨果然有應只見令牌响處頃刻間大雨滂沱寡人只望三尺雨足矣他

說久旱不能潤澤又多下了三寸朕見他如此尚義就與他入拜爲交以兄弟稱之三藏道此陛下萬千之喜也那人道喜自何來三藏道那全真既有這等本事若要雨時就教他下雨若要金時就教他點金還有那些不足却離了城關來此那人道朕與他同寢食者只得二年又遇著陽春天氣紅杏夭桃開花綻蕊家家仕女處處工孫俱去遊春賞翫那時節文武歸衙嬪妃轉院朕與那全真攜手緩步至御花園裡忽行到八角琉璃井邊不知他拋下些甚麼物件井中有萬道金光哄朕到井邊看甚麼寶貝他陡起克心撲通的把寡人推下井內將石板蓋住井口擁

一泥土移一株芭蕉栽在上面可憐我呵已死去二年是一箇落井傷生的冤屈之鬼也唐僧見說是鬼說得助力酥軟毛骨聳然沒奈何只得將言又問他道陛下你說的這話全不在理既死三年那文武多官三宮皇后遇三朝見駕殿上怎麼就不尋你那人道師父呵說起他的本事果然世間罕有自從害了朕他當時在花園內搗身一變就變做朕的模樣更無差別現今占了我的江山暗侵了我的國土他把我兩班文武四百朝官三宮皇后六院嬪妃盡害了他矣三藏道陛下你忒也懦那人道何懦三藏道陛下那怪到有些神通變作你的模樣侵占你的乾坤

原來陰
也是一
人情世

文武不能識。后妃不能曉。只有你死的明白。你何不在陰司閻王處具告。把你的屈情伸訴。伸訴。那人道。他的神通大。官吏情熟。都城隍常與他會酒。海龍王盡與他有親。東嶽齊天是他的好朋友。十代閻羅是他的異兄弟。因此這般我也無門投告。三藏道。陛下你陰司裡既沒本事告他。却來我陽世間作甚。那人道。師父阿。我這一點冤魂。怎敢上你的門來。山門前有那護法諸天。六丁六甲。五方揭諦。四值功曹。一十八位護教伽藍。緊隨鞍馬。却纔虧夜游神。一陣神風。把我送將進來。他說我三年水災該滿。著我來拜謁師父。他說你手下有兩箇大徒弟。是齊天大聖。巫

能斬怪降魔。今來志心拜懇。于乞到我國中。拿住妖魔。辨明邪正。朕當結草啣環。報酬師父恩也。三藏道。陛下你到來是請我徒弟去除却那妖怪麼。那人道。正是。正是。三藏道。我徒弟幹別的事不濟。但說降妖捉怪。正合他宜。陛下呵。雖是著他拿怪。但恐理上難行。那人道。怎麼難行。三藏道。那怪既神通廣大。變得與你相同。滿朝文武。一箇箇言和心順。三宮妃嬪。一箇箇意合情投。我徒弟縱有手段。決不敢輕動干戈。倘被多官拿住。說我們欺邦滅國。問一款大逆之罪。困陷城中。却不是盡虎刻鵠也。那人道。我朝中還有人哩。三藏道。却好却好。想必是一代親王侍長。發付

何處鎮守去了。那人道：不是我。本宮有箇太子，是我親生的儲君。三藏道：那太子想必被妖魔貶了。那人道：不曾。他只在金鑾殿上，五鳳樓中，或與學士講書，或其全真登位。自此三年，禁太子不入皇宮，不能勾與娘娘相見。三藏道：此是何故？那人道：此是妖怪使下的計策，只恐他母子相見，閑中論出長短，怕走了消息，故此兩不會面。他得永住常存也。三藏道：你的災迤想應天付，却與我相類。當時我父曾被水賊傷生，我母被水賊欺占，經三箇月，分娩了我。我在水中，逃了性命。幸金山寺恩師救養成人，記得我幼年無父母。此間那太子失雙親，真箇可憐。又闕道：你縱有

太子在朝，我怎的與他相見？那人道：如何不得見？三藏道：他被妖魔拘轄，連一箇生身之母尚不得見。我一箇和尚欲見何由？那人道：他明早出朝來也。三藏問出朝作甚？那人道：明日早朝，領三千人馬，架鷹犬出城採獵。師父斷得與他相見。見時，肯將我的言語說與他，他便信了。三藏道：他本是肉眼凡胎，被妖魔哄在殿上，那一日不叫他幾聲。父王他怎肯信我的言語？那人道：既恐他不信，我留下一件表記與你罷。三藏問是何物件？那人把手中執的金廟白玉珪，放下道：此物可以爲記。三藏道：此物何如？那人道：全真自從變作我的模樣，只是少變了這件寶貝。他到宮

中說那求雨的全真拐了此珪去了。自此三年還沒此物。我太子若看見他觀物思人。此珪必報。三藏道也罷。等我留下著徒弟與你處置。却在那里等麼。那人道。我也不敢等。我這去。還央求夜遊神再使一陣神風。把我送進皇宮內院。托一夢與我那正宮皇后。教他母子們合意。你師徒們同心。三藏點頭應承道。你去罷。那冤魂叩頭拜別。舉步相送。不知怎麼踢了脚。跌了一箇筋斗。把三藏驚醒。却原來是南柯一夢。慌得對著那盞昏燈。連忙叫徒弟徒弟。八戒醒來。道甚麼土地土地。當時我做好漢。專一吃人度日。受用腥羶。其實快活。偏你出家。教我們保護你跑路。原說

只做和尚。如今拏做奴才。日間挑包袱牽馬。夜間提尿瓶。務脚。這早晚不睡。又叫徒弟作甚。三藏道。徒弟。我剛纔伏在案上打盹。做了一箇怪夢。行者跳將起來道。師父。夢從想中來。你未曾上山。先怕怪物。又愁雷音路遠。不能得到。思念長安。不知何日回程。所以心多夢多。似老孫一點真心。專要西方見佛。更無一箇夢。見到我。三藏道。徒弟。我這一夢。不是思鄉之夢。纔然合眼。見一陣狂風過處。禪房門外。有一朝皇帝。自言是烏雞國王。渾身水濕。滿眼垂淚。這等這等。如此如此。將那夢中話。一一的說與行者。行者笑道。不消說了。他來托夢與你。分明是照顧老孫一場生意。

必然是箇妖怪。在那里篡位謀國。等我與他辨箇真假。想那妖魔棍到處立業成功。三藏道徒弟。他說那怪神通廣大。哩行者道。怕他甚麼廣大。早知老孫到。教他卽走無方。三藏道。我又記得留下一件寶貝做表記。八戒答道。師父莫要胡纏。做箇夢便罷了。怎麼只管閑話。沙僧道。不信直中。直須防仁不仁。我們打起火。開了門。看看如何。便是行者果然開門。一齊看處。只見星月光中。塔簷上。只見真箇放著一柄金箍白玉珪。八戒近前。擎起道。哥哥。這是甚麼東西。行者道。這是國王手中執的寶貝。名喚玉珪。師父呵。既有此物。想此事是真。明日拿妖。全都在老孫身上。只是

要你三件兒造化底哩。八戒道。好好好。做箇夢罷了。又告誦他。他那些兒不會作弄人哩。就教你三椿兒造化。低三藏回入裡面道。是那三椿行者道。明日要你頂缸受氣。遭瘟。八戒笑道。一椿兒也是難的。三椿兒却怎麼耽得。唐僧是箇聰明的長老。便問徒弟呵。此三事如何。講行者道。也不消講。等我先與你二件物。好大聖。拔了一根毫毛。吹口仙氣。叫聲變變。做一箇紅金漆匣兒。把白玉珪放在內。盛著。道師父。你將此物。捧在手中。到天曉時。穿上錦襴袈裟。去那正殿坐著念經。等我去看看他那城池。端的是箇妖怪。就打殺他。也在此間立箇功績。假若不是。且休撞禍。三

藏道正是正是行者道那太子不出城便罷若真箇應夢出城來我定引他來見你三藏道見了我如何迎答行者道來到時我先報知你把那匣蓋兒扯開些等我變作二寸長的一箇小和尚鑽在匣兒裡你連我捧在手中那太子進了寺來必然拜佛你儘他怎的下拜只是不睬他他見你不動身一定教拿你你憑他拿下去打也由他綁也由他殺也由他三藏道呀他的軍令大真箇殺了我怎麼好行者道沒事有我哩若到那緊關處我自然護你他若問時你說是東土欽差上西天拜佛取經進貢的和尚他道有甚寶貝你却把錦襴袈裟對他說一遍說道此是三

等寶貝還有頭一等第二等的好物理但問處就說這匣內有一件寶貝上知五百年下知五百年中知五百年共一千五百年過去未來之事俱盡曉得却把老孫放出來我將你夢中話告誦那太子他若是肯信去拿了那妖魔一則與他父王報仇二來我們立箇名節他若不信再將白玉珪拿與他看只恐他年幼還不認得哩三藏聞言大喜道徒弟呵此計絕妙但說這寶貝一箇叫做錦襴袈裟一箇叫做白玉珪你變的寶貝却叫做甚名行者道就叫做立帝貨罷三藏依言記在心上師徒們一夜那曾得睡盼到天明恨不得點頭喚出扶桑日噴氣吹散滿天星不

多時東方發白。行者又分付了八戒沙僧。教他兩箇不可攪擾僧人。出來亂走。待我成功之後。共汝等同行。纔別了。唵哨一觔斗。跳在空中。睜火眼平西看處。果見有一座城池。你道怎麼就看見了。當時說那城池。離寺只有四十里。故此憑高就望見了。行者近前。仔細看處。又見那怪霧愁雲漠漠。妖風怨氣紛紛。行者在空中讚嘆道。

若是真王登寶座。自有祥光五色雲。只因妖怪侵龍位。騰騰黑氣鎖金門。

行者正然感嘆。忽聽得砲聲响亮。又只見東門開處。閃出一路人馬。真箇是採獵之軍。果然勢勇。但見

曉出禁城東。分圍淺草中。彩旗開映日。白馬驟迎風。鼙鼓簌簌。插標鎗對對。衝架鷹軍猛烈。牽犬將驍雄。火炮連天振。粘竿映日紅。人人支弩箭。箇箇跨雕弓。張網山坡下。鋪繩小徑中。一聲驚霹靂。千騎擁貔貅。狡兔身難保。乖獐智亦窮。狐狸該命盡。麋鹿喪當中。山雉難飛脫。野雞怎避兇。他都要檢占山場擒猛獸。敗殘林木射飛蟲。

那些人出得城來。散步東郊。不多時。有二十里向高田地。又只見中軍營裡。有小小的一箇將軍。頂著盔。貫著甲。果肚花十八札。手執青鋒寶劍。坐下黃驃馬。腰帶滿絃弓。真

箇是

隱隱君王像，昂昂帝主容。規模非小輩，行動顯真龍。行者有空暗喜道：「不須說那箇就是皇帝的太子了。等我戲他一戲，好大聖。」按落雲頭，撞入軍中。太子馬前，搖身一變，變作一箇白兔兒，只在太子馬前亂跑。太子看見，正合歡心，拈起箭，拽滿弓，一箭正中了那兔兒。原來是那大聖故意教他中了，却眼乖手疾，一把接住那箭頭，把箭翎花落在前邊，丟開脚步跑。那太子見箭中了玉兔，兜開馬，獨自爭先來趕，不知馬行的快，行者如風，馬行的遲，行者慢走，只在他面前不遠，看他一程一至，將太子哄到寶林

寺山門之下，行者現了本身，不見兔兒，只見一枝箭插在門檻上，徑撞進去，見唐僧道：「師父來了來了。」却又一變，變做二寸長的小和尚兒，鑽在紅匣之內，却說那太子赶到山門前，不見了白兔，只見門檻上插在一枝鵬翅箭，太子大驚失色道：「怪哉怪哉，分明我箭中了玉兔，玉兔怎麼不見，只見箭在此間？」想是年多日久，成了精魅也。拔了箭，擡頭看處，山門上有五箇大字，寫著勅建寶林寺。太子道：「我知之矣，向年間曾記得我父王在金鑾殿上，差官齎此金帛，與這和尚修理佛殿佛像，不期今日到此，正是因過道院逢僧話，又得浮生半日閒。」我且進去走走，那太子跳下

馬來正要進去。只見那保駕的官將與二千人馬趕上。簇擁擁都入山門裡面。慌得那本寺衆僧都來叩頭拜接。接入正殿中間。參拜佛像。却纔舉目觀瞻。又欲遊廊翫景。忽見正當中坐著一箇和尚。太子大怒道。這箇和尚無禮。我今半朝鑾駕進山。雖無旨意知會。不當遠接。此時軍馬臨門。也該起身。怎麼還坐著不動。教拿下來。說聲拿字。兩邊較尉一齊下手。把唐僧抓將下來。急理繩索。便捆行者。在匣裡魘魘的念咒。教道護法諸天。六丁六甲。我今設法降妖。這太子不能知識。將繩要捆我師父。汝等卽早護持。若真捆了。汝等都該有罪。那大聖暗中分付。誰敢不遵。却將三藏護持定了。有些人摸也摸不著他光頭。好似一壁牆攔住。難攔其身。那太子道。你是那方來的。使這般隱身法欺我。三藏上前施禮道。貧僧無隱身法。乃是東土唐僧。上雷音寺拜佛求經。進寶的和尚。太子道。你那東土雖是中原。其窮無比。有甚寶貝。你說來我聽。三藏道。我身上穿的這袈裟。是第三樣寶貝。還有第一等。第二等。更好的物哩。太子道。你那衣服半邊苦身。半邊露臂。能值多少物。敢稱寶貝。三藏道。這袈裟雖不全體。有詩幾句。

詩曰

佛衣偏袒不須論。內隱真如脫世塵。萬線千針成正果。

九珠八寶合元神。仙娥聖女恭修製。遺賜禪僧靜垢身。
見駕不迎由自可。你的父冤未報枉爲人。

太子聞言。心中大怒道。這潑和尚胡說。你那半片衣。憑著
你口能舌便。誇好誇強。我的父冤。從何未報。你說來我聽。
三藏進前一步。合掌問道。殿下爲人生在天地之間。能有
幾恩。太子道。有四恩。三藏道。那四恩。太子道。感天地蓋載
之恩。日月照臨之恩。國王水土之恩。父母養育之恩。三藏
笑曰。殿下言之有失。人只有天地蓋載。日月照臨。國王水
土。那得箇父母養育來。太子怒道。和尚是那遊手遊食。削
髮逆君之徒。人不得父母養育。身從何來。三藏道。殿下貧

僧不知。但只這紅圈內。有一件寶貝。叫做立帝貨。他上知
五百年。中知五百年。下知五百年。共知一千五百年過去
未來之事。便知無父母養育之恩。今貧僧在此久等多時
矣。太子聞說。教拿來我看。三藏扯開袈裟。蓋見那行者。跳將
出來。矮呀矮的。兩邊亂走。太子道。這星星小人兒。能知甚
事。行者聞言。嫌小。却就使箇神通。把腰伸一伸。就長了有
三尺四五寸。衆軍士吃驚道。若這是這般快長。石消幾日。就
撐破天也。行者長到原身。就不長了。太子纔問道。立帝貨。
這老和尚說。你能知未來過去。吉凶。你却看龜作卜。有著
作筮。憑書句斷人禍福。行者道。我一毫不用。只是全憑二

寸舌萬事盡皆知。太子道：這厮又是胡說。自古以來，周易之書，極其玄妙，斷盡天下吉凶，使人知所趨避，故龜所以卜，蓍所以筮。聽汝之言，憑據何理？妄言禍福，扇惑人心。行者道：殿下且莫忙，等我說與你聽。你本是烏雞國王的太子，你那里五年前年程荒旱，萬民遭苦，你家皇帝共臣子秉心祈禱，正無點雨之時，鍾南山來了一箇道士，他善呼風喚雨，點石爲金。君王忒也愛小，就與他拜爲兄弟。這樁事有麼？太子道：有有有，你再說說。行者道：後三年不見全真，稱孤的却是誰？太子道：果是有箇全真。父王與他拜爲兄弟，食則同食，寢則同寢。三年前在御花園裡翫景，被他

一陣神風，把父王手中金簫白玉珪，攝回鍾南山去了。至今父王還思慕他，因不見他，遂無心賞翫，把花園緊閉了。已三年矣。做皇帝的，非我父王而何？行者聞言，哂笑不絕。太子再問不答，只是哂笑。太子怒道：這厮當言不言，如何這等哂笑？行者又道：還有許多話哩。奈何左右人衆，不是說處。太子見他言語有因，將袍袖一展，教軍士且退。那駕上官將急傳令，將三千人馬都出山門外住扎。此時殿上無人，太子坐在上面，長老立在前邊，左手傍立著行者。本寺諸僧皆退，行者纔正色上前道：殿下化風去的，是你主身之父母，見坐位的，是那祈雨之全真。太子道：胡說胡說，我

父自全真去後，風調雨順，國泰民安，照依你說，就不是我父王了。還是我年懦，容得你。若我父王德見你這反話，拿了去碎屍萬段，把行者啣的喝下。來行者對唐僧道：何如？我說他不信，果然果然。如今却拿那寶貝進與他，倒換關文往西天去罷。三藏即將紅匣子遞與行者，行者接過來，將身一抖，那匣兒卒不見了。原是八他毫毛變的，被他收上身去，却將白玉珪雙手捧上，獻與太子。太子見了，道：好和尚，好和尚。你五年前本是箇全真，來騙了我家的寶貝。如今又粧做和尚來進獻，叫拿了。一聲傳令，把長老說得慌忙，指著行者道：你這弼馬溫，專撞空頭禍，帶累我哩。行者

近前一齊攔住道：休嚷，莫走了風。我不教做立帝貨，還有真名哩。太子怒道：你上來。我問你箇真名字，好送法司定罪。行者道：我是那長老徒弟，名喚悟空。孫行者，因與我師父上西天取經，昨宵到此覓宿。我師父夜讀經卷，至三更時分，得一夢，夢見你父王道。他被那全真欺害，推在御花園八角琉璃井內，全真變作他的模樣，滿朝官不能知。你年幼亦無分曉，禁你入宮，關了花園，止恐怕漏了消息。你父王今夜特來請我降魔，我恐不是妖邪。自空中看了，果然是箇妖精，正要動手拿他，不期你出城打獵，你箭中的王兔，就是老孫。老孫把你引到寺裡，見師父，訴此衷腸。

可可是實。你既然認得白土珪。怎麼不念鞠養恩情。替親報仇。那太子聞言。心中慘慄。暗自傷愁道。若不信此言語。他却有三分兒真實。若信了。怎奈殿上見是我父王。這纔是進退兩難。心問口。三思忍耐。口問心。行者見他疑惑不定。又上前道。殿下不必心疑。請殿下駕回本國。問你國母娘娘一聲。看他夫妻恩愛之情。比三年前如何。只此一問。便知真假矣。那太子回心道。正是。且待我問我母親去來。他跳起身。籠了玉珪就走。行者扯住道。你這些人馬都回。却不走漏消息。我難成功。但要你單人獨馬進城。不可揚名賣弄。莫入正陽門。須從後宰門進去。到宮中見你母親。

切莫高聲大氣。須是悄語低言。恐那怪神通廣大。一時走了消息。你娘兒們性命俱難保也。太子謹遵教命。出山門。分付將官。穩在此札營。不得移動。我有一事待我去了。就來一同進城。看他指揮號令屯軍士。上馬如飛。卽轉城。這一去。不知見了娘娘。有何話說。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世上既有認賊作子的。定有認妖作父的。所以禪門急急喚人要認真爺娘也。吁。爺娘則爺娘矣。緣何又要認真爺娘也。此處最可細思。勿作一句沒頭話理。會過纔是纔是。

第三十八回

嬰兒問母知邪正

參玄見假真

逢君只說受生因，便作如來

人。一念靜觀塵世佛。

十方同看降威神，欲知今日

主。須知當年嫡母身。

別有世間曾未見，一行一步一花新。

却說那烏雞國王太子，自別大聖不多時，回至城中，果然

不奔朝門，不敢報傳宣詔，徑至後宰門首，見幾箇大監在

那里把守，見太子來，不敢阻撓。

他進去了，好太子夾一

夾馬，撞入裡面，忽至錦香亭下。

見那正宮娘娘，坐在錦

香亭上，兩邊有數十箇嬪妃掌扇，那娘娘倚雕欄兒流淚。

哩。你道他流淚怎的。原來他四更時也做了一夢。記得一半含糊了一半。沉沉思想。這太子下馬跪于亭下。叫母親。那娘娘強整歡容。叫聲孩兒。喜呀。苦呀。這二三年在前殿與你父王開講。不得相見。我甚思。今日如何得暇來看我一面。誠萬千之喜。誠萬千之喜。孩兒。你怎麼聲音悲慘。你父王年紀高邁。有一日龍歸碧海。鳳返丹霄。你就傳了帝位。還有甚麼不悅。太子叩頭道。母親。我問你卽世登龍。是那箇。稱孤道寡。果何人。娘娘聞言道。這孩兒發瘋了。做皇帝的是你父王。你問怎的。太子叩頭道。萬望母親赦子無罪。敢問不赦。不敢問。娘娘道。子母有何罪。赦你。赦你。

快快說來。太子道。母親。我問你三年。前夫妻宮裡之事。與后二年恩愛同否。如何。娘娘見說。魂魂散。急下亭抱起。緊攬在懷。眼中滴淚道。孩兒。我與你。不相見。怎麼今日來宮問此。太子發怒道。母親有話早說。不說時。且悞了大事。娘娘纔喝退左右。淚眼低聲道。這一樁事。孩兒不問。我到九泉之下。也不得明白。既問時。聽我來說。三載之前。溫又煖。三年之後。冷如冰。枕邊切切將言問。他說老邁身衰。事不興。

太子聞言。撒手脫身。攀鞍上馬。那娘娘一把扯住道。孩兒。你有甚事。話不終就走。太子跪在。前道。母親不敢說。今

日早朝蒙欽差架鷹逐犬出城打獵。偶遇東土駕下來的
箇取經聖僧。有大徒弟。乃孫行者。假善降妖。原來我父王
死在御花園八角琉璃井內。這全真假變父王。僞了龍位。
今夜三更。父王托夢請他到城捉怪。孩兒不敢盡信。特來
問母。母親纔說出這等言語。必然是箇妖精。那娘娘道。兒
呵。外人之言。你怎麼就信爲實。太子道。兒還不敢認實。父
王遺下表記與他了。娘娘問是何物。太子袖中取出那金
箱白玉珪。遞與娘娘。那娘娘認得是當時國王之寶。止不
住淚如泉湧。叫聲主公。你怎麼死去三年。不來見我。却先
見聖僧。後來見我。太子道。母親這話是怎的說。娘娘道。兒

呵。我四更時分。也做了一夢。夢見你父王水淋淋的。站在我
跟前。親說他死了。鬼魂兒拜請了唐僧降假皇帝。救他
前身。記便記得是這等言語。只是一半兒不得分明。正在
這里狐疑。怎知今日你又來說這話。又將寶貝拿出。我且
收下。你且去請那聖僧。急急爲之。果然掃蕩妖氣。辨明邪
正。庶報你父王養育之恩也。太子急忙上馬。出後宰門。離
城池。真箇是噙淚叩頭辭國母。含悲頓首復唐僧。不多
時出了城門。徑至寶林寺山門前下馬。衆軍士接著太子。
又見紅輪將墜。太子傳令。不許軍士亂動。他又獨自箇入
了山門。整束衣冠。拜請行者。只見那猴王從正殿搖搖擺擺

擺走來。那太子雙膝跪下道：「師父我來了。」行者上前攙住道：「請起。」你到城中可曾問誰麼？太子道：「問母親來。」將前言盡說了一遍。行者微微笑道：「若是那般冷呵，想是箇甚麼冰冷的東西變的。」不打緊，不打緊，等我老孫與你掃蕩。却只是今日晚了，不好行事。你先回去，待明早我來。太子跪地叩拜道：「師父，我只在此伺候，到明日同師父一路去罷。」行者道：「好不好？若是與你一同入城，那怪物生疑，不說是我撞著你，却說是你請老孫，却不惹他返怪你也。」太子道：「我如今進城，他也怪我。」行者道：「怪你怎麼？」太子道：「我自早朝蒙差帶領若干人馬，鷹犬出城，今一日更無一件野

物，怎麼見駕？若問我箇不才之罪，監陷囹圄，你明日進城，却將何倚？況那班部中，更沒箇相知人也。」行者道：「這甚打緊？你肯早說時，却不尋下些等你？」好大聖，你看他就太子面前顯箇手段，將身一縱，跳在雲端裡，捻著訣，念一聲「菴藍淨法界的真言」，拘得那山神土地在半空中施禮道：「大聖呼喚小神，有何使令？」行者道：「老孫保護唐僧至此，欲拿邪魔，奈何？」那太子打獵無物，不敢回朝，問汝等討箇人，情快將獐肥鹿兎走獸飛禽各尋些來，打發他回去。山神土地聞言，敢不承命？又問各要幾何？大聖道：「不拘多少，取些來便罷。」那各神卽著本處陰兵刮一陣聚獸陰風，捉了

些野雞山雉角鹿肥獐狐獾貉兔虎豹狼虫共有百千餘隻獻與行者行者道老孫不要你可把他都捻就了飭單擺在那四十里路上兩傍教那些人不要鷹犬拿回城去弄了汝等之功衆神依言散了陰風擺在左右行者纔按雲頭對太子道殿下請回路上已有物了你自收去太子見他在半空中弄此神通如何不信只得叩頭拜別出山門傳了令教軍士們回城只見那路傍果有無限的野物軍士們不放鷹犬一箇箇俱著手擒捉齊唱采道是千歲殿下的洪福怎知是老孫的神功你聽凱歌聲唱一擁回城這行者保護了三藏那本寺中的和尚見他們與太子

這樣綢繆怎不恭敬却又安排齋供管待了唐僧依然還歇在禪堂裡將近有一更時分行者心中有事急睡不著他一轂輾爬起來到唐僧牀前叫師父此時長老還未睡哩他曉得行者會失驚打怪的推睡不應行者摸著他的光頭亂搖道師父怎睡著了唐僧怒道這箇頑皮這早晚還不睡呸喝甚麼行者道師父有一樁事兒和你計較計較長老道甚麼事行者道我日間與那太子誇口說我的手段比山還高比海還深拿那妖精如探囊取物一般伸了手去就拿將轉來却也睡不著想起來有些難哩唐僧道你說難便就不拿了罷行者道拿是還要拿只是理上

不順。唐僧道：「這猴頭亂說。妖精奪了人君位，怎麼叫做理上不順？」行者道：「你老人家只知念經拜佛，打坐參禪，那曾見那蕭何的律法？常言道：『拿賊拿贓。』那怪物做了三年皇帝，又不曾走了馬脚，漏了風聲，他與三宮妃后同眠，又和兩班文武共樂。我老孫就有本事，拿住他也不好定箇罪名。唐僧道：『怎麼不好定罪？』行者道：『他就是箇沒嘴的葫蘆，也與你滾上幾滾。』他敢道：『我是烏雞國王，有甚逆天之事？你來拿我，將甚執照？』與他折辨。唐僧道：『憑你怎生裁處。』行者笑道：『老孫的計已成了。只是干礙著你老人家有此兒護短。』唐僧道：『我怎麼護短？』行者道：『八戒生得奈你有些兒偏向他。』唐僧道：『我怎麼向他？』行者道：『你若不向他，而且如今把膽放大些，與沙僧只在這里待。老孫與八戒趁此時先入那烏雞國城中，尋著御花園，打開琉璃井，把那皇帝屍首撈將上來，包在我們包袱裡，明日進城，且不管甚麼倒換文牒，見了那怪掣棍子就打他，但有言語，就將骨襯與他看，說你殺的是這箇人。却教太子上來哭父，皇后出來認夫，文武多官見主。我老孫與兄弟們動手，這纔是有對頭的官事。』好打。唐僧聞言，暗喜道：『只怕八戒不肯去，行者笑道：『如何？我說你護短。』你怎麼就知他不肯去？你只相我，叫你時不答應。半箇時辰便了。我這去，但憑三寸不爛。」

之舌。莫說是猪八戒。就是猪九戒。也有本事。教他跟著我走。唐僧道。也罷。隨你去。叫他行者離了師父。徑到八戒牀邊。叫八戒。八戒那獸子是走路辛苦的人。丟倒頭。只情打鼾。那里叫得醒。行者揪著耳。躲著毯。把他一拉拉起來。叫聲八戒。那獸子還打接擰。行者又叫一聲。獸子道。睡了罷。莫煩。明日要走路哩。行者道。不是頑。有一樁買賣。我和你做去。八戒道。甚麼買賣。行者道。你可曾聽得那太子說麼。八戒道。我不曾見面。不曾聽見。說甚麼。行者道。那太子告頌我說。那妖精有件寶貝。萬夫不當之勇。我們明日進朝。不免與他爭敵。倘那怪執了寶貝。降倒我們。却不反成

不美。我想著打人。不過不如先下手。我和你去偷他的來。却不是好。八戒道。哥哥。你哄我去做賊哩。這箇買賣。我也去得。果是曉得實實的幫襯。我也與你講箇明白。偷了寶貝。降了妖精。我却不奈煩。甚麼小家罕氣的分寶貝。我就要了。行者道。你要作甚。八戒道。我不如你們乖。效能言。人面前化得中齋來。老猪身子又夯。言語又粗。不能念經。若到那無濟無生處。可好換齋吃麼。行者道。老孫只要圖名。那里圖甚寶貝。就與你罷便了。那獸子聽見說。都與他。他就滿心歡喜。一轂轆爬將起來。套上衣服。就和行者走路。這正是青酒紅人面。黃金動道心。兩箇密密的開了門。躲

離三藏縱祥光徑奔那城不多時到了按落雲頭只聽得樓頭方二鼓矣行者道兄弟二更時分了八戒道正好正好人都在頭覺裡正濃睡也二人不奔正陽門徑到後宰門首只聽得梆鈴聲響行者道兄弟前後門皆緊急如何得入八戒道那見做賊的從門裡走麼瞞牆跳過便能行者依言將身一縱跳上裡羅城牆八戒也跳上去二人潛入裡面找著門路徑尋那御花園正行時只見有一座三簷白簇的門樓上有三箇亮灼灼的大字映著那星月光輝乃是御花園行者近前看了有幾重封皮公然將鎖門秀住了卽命八戒動手那猱子掣鐵鉗盡力一築把門築

得粉碎行者先舉步跳入忍不住跳將起來大呼小叫說得八戒上前扯住道哥呀害殺我也那見做賊的亂嚷似這般呌喝驚醒了人把我們拿住發到官司就不該死罪也要解回原籍充軍行者道兄弟呵你却不知我發急爲何你看這

絲畫雕欄狼狽寶粧亭閣欹歪沙汀蓼岸盡塵埋芍藥荼蘼俱敗茉莉玫瑰香暗牡丹百合空開芙蓉木槿草孩孩異卉奇葩墮壞巧石山峰俱到池塘水涸魚衰青松紫竹似乾柴滿路茸茸蒿艾丹桂碧桃枝損海榴棠棣根歪橋頭曲徑有蒼苔冷落花園境界

八戒道且歎他做甚快幹我們的買賣去來行者雖然感慨却留心想起唐僧的夢來說芭蕉樹下方是井正行處果見一株芭蕉生得茂盛比衆花木不同真是

一種靈苗秀天生體性空枝枝抽片紙葉葉捲芳叢翠縷千條細丹心一點紅淒涼愁夜雨憔悴怯秋風長養元丁力栽培造化工織書成妙用揮洒有奇功鳳翎寧得似鸞尾迥相同薄露灑灑滴輕煙淡淡籠青陰遮戶牖碧影上簾櫳不許棲鴻鴈何堪繫玉驄霜天形稿悴月夜色朦朧僅可消炎暑猶宜避日烘愧無桃李色冷落粉牆東

行者道八戒動手麼寶貝在芭蕉樹下埋着哩那猢猻子雙手舉鋤築倒了芭蕉然後用嘴一拱拱了有三四尺深見一塊石板蓋住猢猻子歡喜道哥呀造化了果有寶貝是一斤石板蓋着哩不知是罈兒盛着是櫃兒裝着哩行者道你掀起來看看那猢猻子果又一嘴拱開看處又見有霞光灼灼白氣明明八戒笑道造化造化寶貝放光哩又近前細看時呀原來是星月之光原是那井中水亮八戒道哥呀你但幹事便要留根行者道我怎留根八戒道這是一眼井你在寺裡早說是井中有寶貝我却帶將兩條細包袱的繩來怎麼作箇法兒把老猪放下去如今空手這裡

面東西。怎麼得下去上來耶。行者道。你下去麼。八戒道。正是。要下去。只是沒繩索。行者笑道。你脫了衣服。我與你箇手段。八戒道。有甚麼好衣服。解了這直裰子就是了。好大聖。把金箍棒拿出來。兩頭一扯。叫長足有七八丈長。教八戒。你抱著一頭兒。把你放下井去。八戒道。哥呀。放便放下。去。若到水邊。就住了罷。行者道。我曉得。那猢猻子抱著鐵棒。被行者輕輕提將起來。將他放下去。不多時。放至水邊。八戒道。到水了。行者聽見他說。却將棒往下一按。那猢猻子撲通的一箇沒頭蹲。丟了鐵棒。便就鑽水。口裡喃喃的嚷道。這天殺的。我說到水莫放他。他却就把我一按。行者掣上棒。

來笑道。兄弟。可有寶貝麼。八戒

甚麼寶貝。只是一井

水。行者道。寶貝沉在水底下哩。你下去摸一摸來。猢猻子真箇深知水性。却就打箇猛子。淬將下去。呀。那井底深得緊。他却著實又一淬。忽睜眼。見有一座牌樓。上有水晶宮三字。八戒大驚道。罷了。罷了。錯走了路了。蹣下海來也。海內有箇水晶宮。井裡如何有之。原來八戒不知。此是井龍王的水晶宮。八戒正叙話處。早有一箇巡水的夜叉。開了門。看見他的模樣。急抽身進去。報道大王禍事了。井上落一箇長嘴大耳的和尚來了。赤淋淋的衣服全無。還不死。逼法說話哩。那井龍王忽聞此言。心中大驚道。這是天蓬

元帥來也。昨夜夜遊神奉上勅旨來取烏雞國王魂靈去拜見唐僧。請齊天大聖降妖。這怕是齊天大聖。天蓬元帥來了。却不可怠慢他。快接他去也。那龍王整衣冠領眾水族出門來。厲聲高叫道。天蓬元帥請裡面坐。八戒却纔歡喜道。原來是箇故知。那猓子不管好歹。徑入水晶宮裡。其實不知上下。赤淋淋的就坐在上面。龍王道。元帥近聞你得了性命。皈依釋教。保唐僧西天取經。如何得到此處。八戒道。正爲此說。我師兄孫悟空。多多拜上。著我來問你取甚麼寶貝哩。龍王道。可憐我這里怎麼得箇寶貝。比不得那江河淮濟的龍王。飛騰變化。便有寶貝。我久困于此。日

月且不能長見。寶貝果何自而來也。八戒道。不要推辭。有便拿出來罷。龍王道。有便有一件寶貝。只是拿不出來。就元帥親自來看。看何如。八戒道。妙妙妙。須是看看來也。那龍王前走。這猓子隨後。轉過了水晶宮殿。只見廊廡下橫擲著一箇六尺長軀。龍王用手指定道。元帥那廂就是寶貝了。八戒上前看了。呀。原來是箇死皇帝。戴著冲天冠。穿著赭黃袍。踏著無憂履。繫著藍田帶。直挺挺睡在那廂。八戒笑道。難難難。笑不得寶貝。想老猪在山爲怪時。時常將此物當飯。且莫說見的多少。吃也吃了無數。那里叫做甚麼寶貝。龍王道。元帥原來不知。他本是烏雞國王的屍首。

自到井中我與他定顏珠定住。不曾得壞你若肯駝他出去。見了齊天大聖。假有起死回生之意呵。莫說寶貝。憑你要甚麼東西。都有。八戒道。既這等說。我與你駝出去。只說把多少燒埋錢與我。龍王道。其實無錢。八戒道。你好白使人。果然沒錢。不駝。龍王道。不駝請行。八戒就走。龍王差兩箇有力量的夜叉。把屍擡將出去。送到水晶宮門外。丟在那廂。摘了壁水珠。就有水响。八戒急回頭。看不見水晶宮門。一把摸著那皇帝的屍首。慌得他腳軟筋麻。攬出水面。扳著井牆叫道。師兄伸下棒來救我一救。行者道。可有寶貝麼。八戒道。那裏有。只是水底下有一箇井龍王。教我駝

死人。我不曾駝他。就把我送出門來。就不見那水晶宮了。只摸著那箇屍首。說得我手軟筋麻。掙扎不動了。哥呀。好歹救我救兒。行者道。那箇就是寶貝。如何不駝上來。八戒道。知他死了多少時了。我駝他怎的。行者道。你不駝。我回去耶。八戒道。你回那里去。行者道。我回寺中同師父睡覺去。八戒道。我就不去了。行者道。你爬得上來。便帶你去。爬不上來。便罷。八戒慌了。怎生爬得動。你想城牆也難上。這井肚子大口兒小。壁陡的圈牆。又是幾年不曾打水的井。團團都長的是苔痕。好不滑也。教我怎爬。哥哥不要失了兄弟們和氣。等我駝上來罷。行者道。正是。快快駝上來。我

同你回去睡覺。那猓子又一箇猛子，淬將下去，摸著屍首，拽過來背在身上，攛出水面，扶井牆道：「哥哥，驢上來了。」那行者睜睛看處，真箇的背任身上，却纔把金箍棒伸下井底。那猓子著了惱，人張開口咬著鐵棒，被行者輕輕的提將起來。八戒將屍放下，撈過衣服穿了。行者看時，那皇帝容顏依舊，似生時未改分毫。行者道：「兄弟呵，這人死了三年，怎麼還容顏不壞？」八戒道：「你不知之，這井龍王對我說，他使了定顏珠定住了。屍首未曾壞得。」行者道：「造化造化，一則是他的冤仇未報，一來該我們成功。」兄弟快把他駝了去。八戒道：「駝往那里？」行者道：「駝了去見師父。」八戒

口中作念道：「怎的起，怎的起，好好睡覺的人，被這猓猴花言巧語，哄我教做甚麼買賣。」如今却幹這等事，教我駝死人。駝著他，腌臢臭水淋將下來，污了衣服，沒人與我漿洗。上面有幾箇補丁，天陰發潮，如何穿麼？」行者道：「你只管駝了去，到寺裡，我與你換衣服。」八戒道：「不羞，連你穿的也沒有。」又替我換。行者道：「這般弄嘴，便不駝罷。」八戒道：「不駝，行者道：「便伸過孤拐來，打二十棒。」八戒慌了道：「哥哥，那棒子重，若是打上二十，我與這皇帝一般了。」行者道：「怕打時，趁早兒駝著走路。」八戒果然怕打，沒好氣把屍首拽將過來，背在身上，拽步出園就走。好大聖，捻著訣，念聲咒語，往巽

地上吸一口氣吹將去。就是一陣狂風把八戒撮出皇宮內院。躲離了城池。息了風頭。二人落地。徐徐却走將來。那猢猻子心中暗忖。算計要報恨。八戒道。這猴子捉弄我。我到寺裡也捉弄他捉弄。攔唆師父。只說他醫得活。醫不活。教師父念緊箍咒。把這猴子的腦漿勒出來。方趁我心。走着路。再再尋思道。不好。不好。若教他醫人。却是容易。他去闡王家。討將魂靈兒來。就醫活了。只說不許赴陰司。陽世間就能醫活。這法兒纔好。說不了。却到了山門前。徑直進去。將屍首丟在那禪堂門前道。師父起來看取。那唐僧睡不著。正與沙僧講行者哄了八戒。去久不回之事。忽聽得

看眼

他來叫了一聲。唐僧連忙起身道。徒弟看甚麼。八戒道。行者的外公。教老猪駝將來了。行者道。你這饞糟的猢猻子。我那里有甚麼外公。八戒道。哥。不是你外公。却教老猪駝他來。怎麼也不知費多少力了。那唐僧與沙僧開門看處。那皇帝容顏未改。似活的一般。長老忽然慟道。陛下。你不知。那世裡冤家。今生遇著他。暗喪其身。拋妻別子。致令文武不知多官。不曉可憐你妻子。昏蒙誰曾見。焚香獻茶。忍失聲淚如雨下。八戒笑道。師父。他死了。可于你事。又不是你家父祖。哭他怎的。三藏道。徒弟呵。出家人慈悲為本。方便為門。你怎的這等心硬。八戒道。不是心硬。師兄和我說

西遊記
來他能醫得活。若是醫不活。我也不駝他來了。那長老原來是一頭水的。被那獸子搖動了。也便就叫悟空。若果有手段醫活這箇皇帝。正是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圖。我等也強以靈山拜佛。行者道。師父。你怎麼信這獸子亂談。人若死了。或三七五七。盡七七。日受滿了陽間罪過。就轉生去了。如今已此三年。如何救得。三藏聞其言。道也罷了。八戒苦恨不息道。師父。你莫被他瞞了。他有些夾腦風。你只念念那話兒。管他還你一箇活人。真箇唐僧就念緊箍兒咒。勒得那猴子眼脹頭疼。畢竟不知怎生醫救。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描畫行者要處。八戒小處。咄咄欲真傳神手也。



第三十九回

一粒金丹天上得

三年故主世間生

話說那孫大聖頭痛難禁，哀告道：「師父莫念莫念，等我醫罷。」長老問：「怎麼醫？」行者道：「只除過陰司查勘那個閻王家有他魂靈，請將來救他。」八戒道：「師父莫信他，他原說不用過陰司，陽世間就能醫活。」方見手段哩。那長老信邪風，又念緊箍兒咒，慌得行者滿口招承道：「陽世間醫罷。」陽世間醫罷，八戒道：「莫要住，只管念，只管念。」行者罵道：「你這猥孽畜，攬道師父咒我哩。」八戒笑得打跌道：「哥耶，哥耶，你只曉得捉弄，我不曉得我也捉弄你。」捉弄行者道：「師父莫念莫。」

念待老孫陽世間醫罷三藏道陽世間怎麼醫行者道我如今一筋斗雲撞入南天門裡不進斗牛宮不入靈霄殿徑到那三十三天之上離恨天宮兜率院內見太上老君把他九轉還魂丹求得一粒來管取救活他也三藏聞言大喜道就去快來行者道如今有三更時候罷了投到回來好天明了只是這個人睡在這裡冷淡冷淡不相個模樣須得舉哀人看着他哭便纔好哩八戒道不消講這猴子一定是要我哭了行者道怕你不哭你若不哭我也醫不成八戒道哥哥你自去我自哭罷了行者道哭有幾樣若乾着口喊謂之嚎扭搜出些眼淚兒來謂之啣又要哭

得有眼淚又要哭得有心腸纔算著嚎啣痛哭哩八戒道我且哭個樣子你看看他不知那里扯個紙條撚作一個紙撚兒往鼻孔裡通了兩通打了幾個涕噴你看他眼淚汪汪黏涎答答的哭將起來口裏不住的絮絮叨叨數黃道黑真個像死了人的一般哭到那傷情之處唐長老也淚滴心辜行者笑道正是那樣哀痛再不許住聲你這猓子哄得我去了你就不哭我還聽哩若是這等哭便罷若畧住住聲兒定打二十個孤拐八戒笑道你去你去我這一哭動頭有兩日哭哩沙僧見他數落便去尋幾枝香來燒獻行者笑道好好好一家兒都有些敬意老孫纔好用

功好大聖。此時有半夜時分別了他師徒三衆。縱筋斗雲只入南天門裏。果然也不謁靈霄寶殿。不上那斗牛天宮。一路雲光徑來到三十三天。離恨天兜率宮中。纔入門。只見那太上老君正坐在那丹房中。與衆仙童執芭蕉扇。搧火煉丹哩。他見行者來時。卽分付看丹的童兒。各要仔細。偷丹的賊。又來也。行者作禮笑道。老官兒。這等沒搭撒。防脩我怎的。我如今不幹那樣事了。老君道。你那猴子。五百年前大鬧天宮。把我靈丹偷吃無數。著小聖二郎把拿上界。送在我丹爐煉了四十九日。炭也不知費了多少。你如今幸得脫身。皈依佛果。保唐僧往西天取經。前者在平頂

山上降魔。弄刁難。不與我寶貝。今日又來做甚。行者道。前日事。老孫更沒稽遲。將你那五件寶貝。當時交還。你反疑心。恠我老君道。你不走路。潛入吾宮。怎的。行者道。自別後。西遇一方名烏雞國。那國王被一妖精假粧道士。呼風喚雨。陰害了國王。那妖假變國王。相貌現坐金鑾殿上。是我師父。夜坐寶林寺看經。那國王鬼魂。叅拜我師。敦請我孫。與他降妖。辯明邪正。正是老孫思無指實。與弟八戒夜入園中。打破花園。尋著埋藏之所。乃是一眼八角琉璃井內。撈上他的屍首。容顏不改。到寺中見了我師。也發慈悲。著老孫醫救。不許去赴陰司裏求索靈魂。只教在陽世間救

治我想著無處回生特來叅謁萬望道祖垂憐把九轉還魂丹借得一千九兒與我老孫答救他也老君道這猴子胡說甚麼一千九二千九當飯吃哩是那里土塊拔的這等容易咄快去沒有行者笑道百十九兒也罷老君道也沒有行者道十來九也罷老君怒道這潑猴却也纏帳沒有沒有出去出去行者笑道真個沒有我問別處去救罷老君喝道去去去這大聖拽轉步往前就走老君忽的尋思道這猴子億賴哩說去就去只怕溜進來就偷卽命仙童叫回來道你這猴子手脚不穩我把這還魂丹送你一丸罷行者道老官兒既然曉得老孫的手段快把金丹呈

出來與我四六分分還是你的造化哩不然就送你個皮筋一撈個罄盡那老祖取過葫蘆來倒吊過底子傾出一粒金丹遞與行者道止有此了拿去拿去送你這一粒醫活那皇帝只算你的功果罷行者接了道且休忙等我嘗嘗看只怕是假的莫被他哄了撲的往口裏一丟慌得那老祖上前扯住一把揪著頂瓜皮摺著拳頭罵道這潑猴若要嚥下去就直打殺了行者笑道嘴臉小家子樣那個吃你的哩能值幾個錢虛多實少的在這里不是原來那猴子額下有嘜袋兒他把那金丹噙在嘜袋裏被老祖捻著道去罷去罷再休來此纏繞這大聖纔謝了老祖出

離了兜率天宮。你看他千條瑞靄。離瑤闕萬道祥雲。降世塵須臾間。下了南天門。回到東觀。早見那太陽星上。按雲頭。徑至寶林寺山門外。只聽得八戒還哭哩。忽近前叫聲師父。三藏喜道。悟空來了。可有丹藥。行者道。有八戒道。怎麼得沒有他偷也。去偷人家些來。行者笑道。兄弟。你過去罷。用不著你了。你揩揩眼淚。別處哭去。教沙和尚取些水來。我用沙僧急忙往後面井上。有個方便吊桶。即將半鉢盂水。遞與行者。行者接了水。口中吐出丹來。安在那皇帝唇裏。兩手扳開牙齒。用一口清水。把金丹沖灌下肚。有一個時辰。只聽他肚裏呼呼的亂响。只是身體不能轉移。行

者道。師父弄我金丹。也不能救活。可是措殺老孫麼。三藏道。豈有不活之理。似這般久死之屍。如何吞得水下。此乃金丹之仙力也。自金丹入腹。却就腸鳴了。腸鳴乃血脈和動。但氣絕不能迴伸。莫說人在井裏浸了三年。就是生鐵也上秀了。只是元氣盡絕。得個人度他。一口氣便好。那八戒上前就要度氣。三藏一把扯住道。使不得。還教悟空來。那師父甚有主意。原來猪八戒自幼兒傷生作孽。吃人是一口濁氣。惟行者從小修持。咬松嚼栢。吃桃果爲生。是一口清氣。這大聖上前。把個雷公嘴。噙著那皇帝口唇。呼的一口氣吹入咽喉。度下重樓。轉明堂。徑至丹田。從湧泉倒

返泥垣宮呼的一聲响亮。那君王氣聚神歸，便翻身愈曲，足叫了一聲師父，雙膝跪在塵埃，道：「記得昨夜鬼魂拜謁，怎知道今朝天曉返陽神？」三藏慌忙攙起道：「陛下不干我事，你且謝我徒弟。」行者笑道：「師父說那里話？常言道：家無二主，你受他一拜兒，不虧三藏甚，不過意攙起那皇帝，一同入禪堂，又與八戒行者沙僧拜見了。方纔按座，只見那本寺的僧人整頓了早齋，却欲奉來獻。忽見那個水衣皇帝，個個驚張，人人疑說：「孫行者跳出來道：『那和尚不要這等驚疑，這本是烏鷄國王，乃汝之真主也。』」三年前被怪害了性命，是老孫昨夜救活，如今進他城去，要辨明邪正。」

若有了齋擺將來，等我們吃了走路。衆僧卽奉獻湯水，與他洗了面，換了衣服，把那皇帝赭黃袍脫了。本寺僧官將兩領布直裰與他穿了，解下藍田帶，將一條黃絲絛子與他繫了，褪下無憂履，與他一雙舊僧鞋，撒了，却纔都吃了早齋。扣背馬匹行者問八戒：「你行李有多重？」八戒道：「哥哥這行李日逐挑著，到也不知有多少重。」行者道：「你把那一担分爲兩担，將一担兒你挑著，將一担兒與這皇帝挑。我們趕早進城幹事。」八戒歡喜道：「造化造化！當時說他來，不知費了多少力，如今醫活了，原來是個替身。」那猓子就弄玄虛，將行李分開，就問寺中取條匾擔，輕些的，自己挑了。」

重些的教那皇帝挑着行者笑道陛下著你那般打扮挑著担子跟我們走走可虧你麼那國王慌忙跪下道師父你是我重生父母一般莫說挑担情愿執鞭墜凳伏侍老爺同行上西天去也行者道不要你西天去我內中有個緣故你只挑得四十里進城待捉了妖精你還做你的皇帝我們還取我們的經也八戒聽言道這等說他只挑四十里路我老豬還是長工行者道兄弟不要胡說趁早外邊引路真個八戒領那皇帝前行沙僧伏侍師父上馬行者隨後只見那本寺五百僧人齊齊整整吹打著細樂都送出山門之外行者笑道和尚們不消遠送但恐官家有

人知覺洩漏我的事機反為不美快回去快回去但把那皇帝的衣服冠帶整頓乾淨或是今晚明早送進城來我討些封贈賞賜謝你衆僧依命各回訖行者放開大步赶上師父一直前來正是

西方有訣好尋真金木和同却煉神丹母空懷懺懺憂
嬰兒長恨枕楞身必須井底求明主還要天堂拜老君
悟得色空還本性誠為佛度有緣人

師徒們在路上那消半日早望見城池相近三藏道悟空前面想是烏雞國了行者道正是我們快趕進城幹事那師徒進得城來只見街市上人物齊整風光開熱早又見

鳳閣龍樓十分壯麗有詩爲証

海外宮樓如上邦人間歌舞若前唐花迎寶扇紅雲繞
日照鮮袍翠霧光孔雀屏開香靄出珍珠簾捲彩旗張
太平景象真堪賀靜列多官沒奏章

三藏下馬道徒弟呵我們就此進朝倒換關文省得又攏
那個衙門費事行者道說得有理我兄弟們都進去人多
纔好說話唐僧道都進去莫要撒村先行了君臣禮然後
再講行者道行君臣禮就要下拜哩三藏道正是要行五
拜三叩頭的大禮行者笑道師父不濟若是對他行禮誠
爲不智你且讓我先走到裏邊自有處置等他若有言語

我對答我若拜你們也拜我若蹲你們也蹲你看那惹
惱的猴王引至朝門與各門大使言道我等是東土大唐
駕下差來上西天拜佛求經者今到此倒換關文煩大人
轉達是謂不悞善果那黃門官卽入端門跪下丹墀啟奏
道朝門外有五衆僧人言是東土唐國欽差上西天拜佛
求經今至此倒換關文不敢擅入現在門外聽宣那魔王
卽令傳宣唐僧却同入朝門裏面那迴生的國主隨行正
行忍不住腮邊墮淚心中暗道可憐我的銅斗兒江山鐵
圍的社稷誰知被他陰占了行者道陛下切莫傷感恐走
漏消息這棍子在我耳躲裏跳哩如今決要見功管取打

殺妖魔掃蕩邪物。這江山不久就還歸你也。那君王不敢違言。只得扯衣揩淚。捨死相從。徑來到金鑾殿下。又見那兩班文武四百朝官。一個個威嚴端肅。像貌軒昂。這行者引唐僧。站立在白玉塔前。挺身不動。那塔下衆官無不悚懼。道這和尚十分愚濁。怎麼見我王。便不下拜。亦不開言。呼兄。喏。也不唱一個。好大胆無禮。說不了。只聽得那魔王開口問道。那和尚是那方來的。行者昂然答道。我是南瞻部洲東土大唐國奉欽。前往西域天竺國大雷音寺拜活佛求真經者。今到此方。不敢空度。特來倒換通關文牒。那魔王聞說。心中作怒。道。你東土便怎麼。我不在你朝進貢。

不與你國相通。你怎麼見吾抗禮不行。參拜行者。笑道。我東土古立天朝。久稱上國。汝等乃下上邊邦。自古道上那皇帝爲父爲君。下那皇帝爲臣爲子。你倒未曾接我。且敢爭我。不拜。那魔王大怒。教文武官拿下這野和尚。去說聲。叫拿。你看那多官。一齊踴躍。這行者喝了一聲。用手一指。教莫來。那一指。就使個定身法。衆官俱莫能行動。真個是校尉階前如木偶。將軍殿上似泥人。那魔王見他定住了。文武多官。急縱身跳下龍床。就要來拿。猴王暗喜道。好正合老孫之意。這一來。就是個生鐵鑄的頭。湯著棍子。也打個窟窿。正動身。不想傍邊轉出一個救命星。求你道是誰。

原來是烏鷄國王的太子急上前扯住那魔王的朝衣跪在面前道父王息怒妖精問孩兒怎麼說太子道啟父王得知三年前聞得人說有個東土唐朝駕下欽差聖僧往西天拜佛求經不期今日纔來到我邦父王尊性威烈若將這和尚拿去斬首只恐大唐有日得此消息必生嗔怒你想那李世民自稱王位一統江山尚心未足又思過海征伐若知我王害了他御弟聖僧一定興兵發馬來與我王爭敵奈何兵少將微那時悔之晚矣父王依兒所奏且把那四個和尚問他個來歷分明先定他一段不叅王駕然後方可問罪這一篇原來是太子小心恐怕來傷了唐

僧故意留住妖魔更不知行者安排著要打那魔王果信

其言立在龍牀前面大喝一聲道那和尚是幾時離了東

土唐王因甚事著你求經行者昂然而答道我師父乃唐

王御弟號曰三藏自唐王駕下有一丞相姓魏名徵奉天

條夢斬涇河老龍大唐王夢遊陰司地府復得回生之後

大開水陸道場普度冤魂孽鬼因我師父敷演經文廣運

慈悲忽得南海觀世音菩薩指教來西我師父大發弘愿

情歡意美報國盡忠蒙唐王賜與文牒那時正是大唐貞

觀十三年九月望前三日離了東土前至兩界山收了我

做大徒弟姓孫名悟空行者又到烏斯國界高家庄收了

二徒弟姓猪名悟能入戒流沙河界又收了三徒弟姓沙名悟靜和尚前日在勅建寶林寺又新收個挑担的行童道人魔王聞說又没法搜檢那唐僧弄巧計盤詰行者怒目問道那和尚你初起時一個人離東土又收了四衆那三僧可讓這一道難容那行童斷然是拐來的他叫做甚麼名字有度牒は無度牒拿他上來取供說得那皇帝戰戰兢兢道師父呵我却怎的供孫行者捻他一把道你休怕等我替你供好大聖趨步上前對怪物厲聲高叫道陛下這老道是一個瘡痍之人却又有些耳聾只因他幼年間曾走過西天認得道路他的一節兒起落根本我盡知

之望陛下寬恕待我替他供罷魔王道趁早實實的替他供來免得取罪行者道

供罪行童年且邁痴孽瘡痍家私壞祖居原是此間人五載之前遭破敗天無雨民乾壞君王黎庶都齋戒焚香沐浴告天公萬里全無雲霧變百姓饑荒若倒懸鍾南忽降全真怪呼風喚雨顯神通然後暗將他命害推下花園天井中陰侵龍位人難解幸吾來功果大起死回生無罣碍情愿皈依作行童與僧同去朝西界假變君王是道人道人轉是真王代

那魔王在金鑾殿上聞得這一篇言語說得他心頭撞小

鹿面上起紅雲急抽身就要走路奈何手內無一兵器轉回頭只見一個鎮殿將軍腰揹一口寶刀被行者使了定身法直挺挺如痴如癡立在那里他近前奪了這寶刀就駕雲頭望空而去氣得沙和尚爆燥如雷猪八戒高聲喊叫埋怨行者是一個急猴子你就慢說些兒却不穩住他了如今他駕雲逃走却往何處追尋行者笑道兄弟們且莫亂嚷我等叫那太子下來拜父嬪后出來拜夫却又念個咒語解了定身法教那多官甦醒回來拜君方知是真實皇帝教訴前情才見分曉我再去尋他好大聖分付八戒沙僧好生保護他君臣父子嬪后與我師父只聽說聲

去就不見形影他原來跳在九霄空裡睜眼四望看那魔王哩只見一箇畜果逃了性命徑往東北上走哩行者趕得將近喝道那怪物那里去老孫來了也那魔王急回頭掣出寶刀高叫道孫行者你好憊想我來占別人的帝位與你無干你怎麼來報不平泄漏我的機密行者呵呵笑道我把你那個大膽的潑怪皇帝又許你做你既知我是老孫就該遠遁怎麼還刁難我師父要取甚麼供狀適才那供狀是也不是你不要走好漢吃我老孫這一棒那魔側身躲過纏寶刀劈面相還他兩個搭上手這一場好殺真是

猴王猛。魔王強。刀迎棒架敢相當。一天雲霧迷三界。只爲當朝立帝王。

他兩個戰經數合。那妖魔抵不住猴王急。回頭復從舊路。跳入城裡。闖在白玉塔前。兩邊文武叢中。搖身一變。卽變得與唐三藏一般模樣。並挽手立在塔前。這大聖趕上。就欲舉棒來打那怪。三藏道。徒弟莫打。是我急掣棒要打那個唐僧。却又道。徒弟莫打。是我一樣兩個唐僧。實難辨認。倘若一棒打殺妖怪變的唐僧。這個也成了功果。假若一棒打殺我的真實師父。却怎麼好。只得停手。叫八戒沙僧問道。果然那一個是怪。那一個是我的師父。你指與我。我

甚妙
文筆
此靈
極矣

好打他。八戒道。你在半空中相打。相嚷。我們瞽瞍眼。就見兩個師父。也不知誰真誰假。行者聞言。捻訣念聲呪語。叫那護法諸天。六丁六甲。五方揭諦。四值功曹。一十八位護駕伽藍。當方土地。本境山神。道老孫至此降妖。妖魔變作我師父。氣體相同。實難辨認。汝等暗中知會者。請師父上手。跳上金盞寶殿。這行者舉起棒。望唐僧就打。可憐若不。是喚那幾位神來。這一下。就是二十個唐僧也打爲肉醬。多虧衆神架住鐵棒。道大聖妖怪。會騰雲先上殿去了。行者趕上殿。他又跳將下來。扯住唐僧。在人叢裡又混了一

混○依○然○難○認○行○者○心○中○不○快○又○見○那○八○戒○在○傍○冷○笑○行○者○
大○怒○道○你○這○夯○貨○怎○的○如○今○有○兩○個○師○父○你○有○得○叫○有○得○
應○有○得○伏○侍○哩○你○這○歡○喜○得○緊○八○戒○笑○道○哥○哥○說○我○欲○
你○比○我○又○欲○哩○師○父○既○不○認○得○何○勞○費○力○你○且○忍○些○頭○疼○
叫○我○師○父○念○念○那○話○兒○我○與○沙○僧○各○攬○一○個○聽○着○若○不○會○
念○的○必○是○妖○怪○有○何○難○也○行○者○道○兄○弟○虧○你○也○正○是○那○話○
兒○只○有○三○人○記○得○原○是○我○佛○如○來○心○苗○上○所○發○傳○與○觀○世○
音○菩○薩○菩○薩○又○傳○與○我○師○父○便○再○沒○人○知○道○也○罷○師○父○念○
念○真○個○那○唐○僧○就○念○起○來○那○魔○王○怎○麼○知○得○口○裡○胡○哼○亂○
哼○八○戒○道○這○哼○的○却○是○妖○怪○了○他○放○了○手○舉○起○就○築○那○魔○

王○縱○身○跳○起○踏○着○雲○頭○便○走○好○八○戒○喝○一○聲○也○駕○雲○頭○趕○
上○慌○得○那○沙○和○尚○丟○了○唐○僧○也○掣○出○寶○杖○來○打○唐○僧○才○停○
了○呪○語○孫○大○聖○忍○着○頭○疼○攢○着○鉄○棒○趕○在○空○中○呀○這○一○場○
三○個○狠○和○尚○圍○住○一○個○潑○妖○魔○王○魔○王○被○八○戒○沙○僧○使○釘○
耙○寶○杖○左○右○攻○住○了○行○者○笑○道○我○要○再○去○當○面○打○他○他○却○
有○些○怕○我○只○恐○他○又○走○了○等○我○老○孫○跳○高○些○與○他○個○搗○蒜○
打○結○果○了○他○罷○這○大○聖○縱○祥○光○起○在○九○霄○正○欲○下○個○切○手○
只○見○那○東○北○上○一○朵○彩○雲○裡○面○厲○聲○叫○道○孫○悟○空○且○休○下○
手○行○者○回○頭○看○處○原○來○文○殊○菩○薩○急○收○棒○上○前○施○禮○道○菩○
薩○那○里○去○文○殊○道○我○來○替○你○收○這○個○妖○怪○的○行○者○謝○道○累○

煩了那菩薩袖中取出照妖鏡照住了那怪的原身行者才招呼八戒沙僧齊來見了菩薩却將鏡子裡看處那魔王生得好不兇惡。紫雲洞裏面。眼似琉璃盞頭若煉砂缸。渾身三伏靛。四爪九秋霜。搭拉兩個耳。一尾掃帚長。青毛生銳氣。紅眼放金光。匾牙排玉板。圓鬚挺硬鎗。鏡裡觀真像。原是文殊一個獅狒。行者道。菩薩這是你坐下的一個青毛獅子。却怎麼走將來。成精你就不收服他。菩薩道。悟空。他不曾走。他是佛旨差來的。行者道。這畜類成精。侵奪帝位。還奉佛旨差來。似

老孫你唐僧受苦。就該領幾道救書。菩薩道。你不知道當初這烏雞國王。好善齋僧。佛差我來度他歸西。早証金身羅漢。因是不可原身相見。變做一種凡僧。問他化些齋供。被吾幾句言語相難。他不識我是個好人。把我一條繩網了。送在那御水河中。浸了我三日三夜。多虧六甲金神救我歸西。奏與如來。如來將此怪令到此處。推他下井。浸他三年。以報我三日水災之恨。一飲一啄。莫非前定。今得汝等來此。成了功績。行者道。你雖報了甚麼一飲一啄的私仇。但那怪物不知害了多少人也。菩薩道。也不曾害人。自他到後。這三年間。風調雨順。國泰民安。何害人之有。行者

道固然如此。但只三宮娘娘與他同眠同起。點污了他的身體。壞了多少綱常倫理。還叫做不曾害人。菩薩道點污他。不得他是個馴了的獅子。八戒開言。走近前。就摸了一把。笑道。這妖精真個是糟鼻子。不吃酒。枉擔其名了。行者道。既如此。收了去罷。若不是菩薩親來。決不饒他性命。那菩薩却念個呪。喝道。畜生。還不皈正。更待何時。那魔王才現了原身。菩薩放蓮花。單定妖魔。坐在背上。踏祥光。辭了行者。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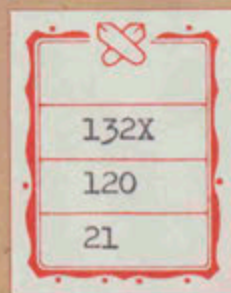
徑轉五臺山上去。

寶蓮座下聽談經。

畢竟不知那唐僧师徒怎的出城。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讀者試思。畢竟金丹在老祖爐內。否。恐離恨天兜率宮不在身外也。金丹到手。死者可活。緣何世人活者反要弄死。可恨。可恨。



132X

120

21